

將軍吟

下

莫 应 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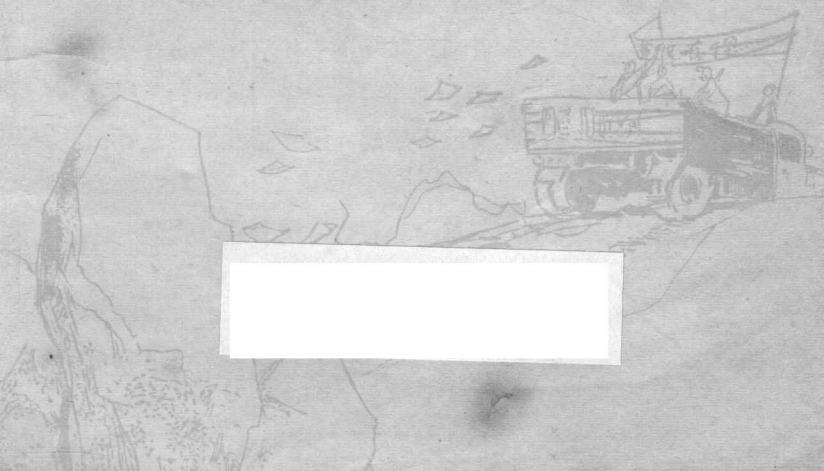
当代文学丛书



将 军 吟

下

莫 应 丰



第二十四章

感情·理智

五月的北京不冷不热，而徐秘书受不了。他在几小时之内从南方海边飞到北京来，气候整整相差一个季节。单纯是冷热的变化只要多穿点衣服就行了，最要命的是湿度变化之大使人无法适应。昨天上午在南方上飞机，他穿一件单军装还汗流满面，因空气潮湿，全身没有干过，而且总是感到脸上、脖子上到处是粘糊糊的，那滋味不太好受。他指望到北京以后可以过得非常舒服，刚下飞机时也确实是满意的，可是不久，干燥使他受不了。其实，五月的北京并不是干燥季节，对本地人来说，这是比较舒服的日子；而南方人跑到这里来，恨不得马上回去。徐秘书不停地洗脸，陈政委离开招待所以后，他几乎一直在洗脸。总觉得脸上很快就会开裂，眼睑里面无时不夹着灰尘，很少咳嗽的人也有点咳嗽了。他看到那些从兰州来的军人活蹦欢跳，非常羡慕他们，问他们那里怎么样，回答是：比北京干燥。徐秘书暗自嘀咕：“可不要把我调到兰州去。”

二十六岁的徐秘书已经跟随陈政委到北京来过多次了，永远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，无论春夏秋冬四季，任何时候来都是一样。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，这里每天都有最新最快的爆炸新闻，大字报的编辑们往往是画一个硝烟四散、弹片横

飞的图案，旁边写上“爆炸新闻”或“最新消息”的字样，以引起读者们重视。凡有这类大字报出现，照例是要围上一大堆人的，一般从外地来到北京的造反者，最注意的就是这类大字报。而徐凯却并不抓紧陈政委不在的时机上街去走走，对爆炸新闻虽也有兴趣，但他能够控制自己。他只是一个秘书，又是很年轻的秘书，首长身上的重大责任不需要他分担什么，他只要按照要求认真地办事，象邬秘书一样，任何时候也不激动，不发愁，不着急，不失眠，有条不紊地行使职责就行了。但这个小伙子有一个至今不能克服的毛病，就是常常要带点感情到工作中去。他从道理上知道，秘书工作不宜带感情，而实际上总是做不到。从南隅飞到北京，陈政委一路上沉默寡言，就连飞临文化革命搞得最热闹的武汉上空，也不探头看看底下的情况，始终那么默默地坐着，闭目养神。徐秘书知道，他的闭目并不是为了养神，而是为了当前的斗争。他的处境非常困难，身体又很不好，要承受来自上头的压力，又要抗住来自前后左右的夹力，还要抵御心脏病的威胁。徐秘书见他那样负担沉重的样子，感到当政委不如他当秘书好，但这两者是不能交换的。

刚刚安排好住处，政委就到首长那里去了，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回来，真叫人担心。首长又会谈些什么呢？是批评还是希望？是研究问题还是布置任务？是单纯要他参加斗彭，还是他自己也需要写检查？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很难办的，一个难字无论怎样也摆不脱。徐秘书有一种思想准备，就是尽可能为政委出主意，想想办法，减轻他一点负担。年轻的秘书怀着一颗诚挚的心，他敬重老年人，尤其是身经百战的老首

长；他同情处境艰难的人，包括对被认为是反党分子的彭其。他逐渐意识到软心肠是干不了大事的，但又毫无办法，下一千次决心也硬不起来，目前他已向自己的缺点投降了，让它去吧！干不了大事就不干大事，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算了。

邬中来了，他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，先把头伸进来望一眼，然后才抬脚进门。两个秘书见面，先一般地互问了几句，然后便谈起了正事。

“彭怎么样？”徐凯问。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斗他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态度不好。”

“还是态度不好？”

“这个人完了！”邬秘书坐在床沿上，将皮包贴住肚皮，双手抱住，“不是一般的态度不好，简直是非常恶劣，首长十分不满，下决心要把他整过来，他再这么坚持顽抗下去，光凭这态度和现有的材料就完全可以定性了。”

“是怎么斗的？”

“分组斗，每组只有一个对象，其他人都集中攻他一个，各组斗出来的材料又互相交换作为炮弹，每天都有新炮弹，每天都有很厉害的斗争会。反党集团那几个人，一个个都瘦下去了，有的是硬顶，有的是软抗，几乎没有一个是态度好的。”

“彭在这里交代了一点新的东西吗？”

“没有，别说交代新的了，过去已经交代的了，现在又想推翻，别人交代的了，他也不承认，他就是属于硬顶的一个典型。”

“会还要开多久？”

“那还早呢！陈政委他们这一批人不是刚刚来吗？早得很，你要准备在这里久住。”

“久住倒没有什么，只怕久斗……”徐秘书表现出一种难以捉摸的心情。

“久斗怎么啦？”

“久斗……会受不了。”

“又不是斗你。”

“当然不是斗我，斗别人也受不了啊！”

“你怕厌烦是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徐秘书想说又没有说，不说又压抑得很，扞住鼻子打了一个喷嚏，借机离开了几秒钟。等他再回到邬秘书一起时，邬中问他：

“政委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，已经去了很久。”

“我是在这里等他呢，还是过一阵再来？”

“你就等着吧，说不定快回了。”

他们两人的关系看来并不十分亲热，问一句，答一句，常常出现冷场。有时为了避冷，徐凯要邬中谈谈北京的见闻，邬中尽谈些小市民趣味的内容，诸如北京的菜市场跟南隅不同，都是用磅秤称菜哪，什么这里的啤酒是论升卖的哪，关于烤鸭要好几个人才能吃完一只哪，王府井百货商店的商品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哪，大栅栏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皮货哪，还有北京

人说话口齿不清哪等等……听着听着，徐凯就腻了，他要邬中换一个话题谈谈文化革命的事，邬中没有说的，于是又冷场了。

徐凯心里老早就怀着一个疑问，一直想问问邬中，一直也没有问，今天两人呆在一起完全无事，便想趁此机会问问他，多次几乎开口，又多次咽下去。最后一次，终于有四个字从嘴边滑出来：

“我想问你……”

“问我什么？”

“哎……”

“怎么吞吞吐吐，象个女人？”

这句话刺激了徐凯，表明邬中很瞧不起他，他一气之下，鼓足了勇气。

“我问你，司令员现在成了这个样子，你是他的秘书，跟随他好几年了，你难道一点儿也不同情他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邬中警觉起来，“你是说我必然同情彭其，必然与他划不清界限是吗？”

“不是！你不要误会，我知道你把界限划得很清楚，所以我才想问你，怎么能够一下子就划清界限的？”

“小徐，你到底年轻几岁。这有什么奇怪呢？这样的事又不是我开的先例，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，这个年代的特点就是这样嘛！你难道还是孔夫子那一套？有些人之间是共事多年的战友，彼此都曾经有过非常信赖的关系，一旦发生了大是大非的矛盾就决不留情面。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，因为是阶级斗争，你死我活的大事。”

“当然，划清界限是正确的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久了会产生感情，就象离开学校或离开一个连队的时候，同学和战友到车站送你，总有一些人流眼泪，除非是群众关系极坏的人。为什么在关系到一个人今后命运的大事上面，就没有那样的感情呢？真是奇怪，我有时钻进牛角尖去了，怎么想也想不通，你说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“我没有研究过，也觉得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很奇怪，你是怎么啦，小徐？是不是有点同情彭其呀？”

“你都不同情，我同情他干啥？”

“其实，感情是表明一个人蒙昧、愚蠢的东西。”邬中随口一溜便是警句，他停了停，想不再往下说，最后还是说了，“你看小孩子，他没有知识，他的感情最浓厚，最纯洁；一般的芸芸众生也是父子、夫妻、朋友、亲戚，千丝万缕扯不清。凡是大智大勇者都是没有感情只有理智的。你研究过历史吗？古代的帝王有多少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的？林副主席谈政变的那篇讲话中就举了很多例子。所以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就不能讲感情。你我虽然级别不高，但我们的工作都是关系到大是大非的，可不能儿女情长，要增强一点斗争性啊！”

“有时候还有这么一种奇怪现象，”徐凯说，“道理是懂得，至少听说过看见过吧！但是一到实际问题中，经常要费很大的劲来战胜感情的纠缠，我怀疑我这个人会连离婚的勇气都没有。”

“你现在谈离婚太早了。”

“我是这么比喻。”

“小徐，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。”邬中象发现了秘密似地

注视着徐凯说，“你大概是面临什么不幸吧？要么就是已经遇到了什么感情上的难题？再不，你是担心陈政委……？”

“要是陈政委突然倒了，我就复员。”

“你那么天真？真象个小孩子，没有一点理智，我担心你还会自杀呢！”

“自杀倒不至于。”

“到了那个时候，你想复员也不行，你了解情况，能马上让你复员吗？要复员可以，先得参加一段斗争，把他打倒了你再走，象我现在这样。”

“你做了复员的准备？”

“我？不知道。”

郭中再不说话了，他感到今天已经说得太多，又违犯了自己的禁忌。“言多必失”，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座右铭，当然是偷偷放在心里的座右铭，不敢真正贴到办公桌上。他也有他的矛盾，一方面要规定自己尽量少讲话；同时又有很多最新的心得很想能有机会同别人交流交流。有时，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，受到某种诱惑和启发，就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些来，但这些流露出来的部分大都是非常肤浅的和经过了修饰的。在他心里，还有一个保险柜，钥匙已经化成铁水了，绝对不能打开，那里面藏的究竟是一些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认为，保险柜不仅是他一个人有，就连那在他看来是天真幼稚的徐凯，心里难道就没有一个保险柜吗？今天他提出的感情问题，很可能就是从保险柜缝里露出来的一张纸角。他觉得，所不同的是，各人心中的保险柜用处不同。有的人把东西藏进保险柜，准备沉到海底去；有的人把保险柜里的图纸付

诸实施；还有的人犹犹豫豫，缩手缩脚，想用又不大胆用，最后等于不用。他自己是属于付诸实施的一类，心中既然藏着宝，就要让它发挥作用。沉海的是蠢人，犹豫的是庸人，只有能付诸实施的人才是英雄豪杰。

徐凯坐在沙发里，将背部、头部和双手都贴紧在沙发的各个部位。这种坐的姿势同陈政委在伤脑筋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。他并不是有意模仿陈政委，而是不知不觉就坐成了这个样子。当陈政委在的时候，这种姿势不会在他身上出现，只有当政委不在时，思想和精神处于自由自在、无所拘束的情况下才会这样。此时邬中不讲话，他也不讲话。他没有想到什么保险柜的问题，而是在继续追赶着奇妙的感情姑娘舍不得放手。感情是一个女妖，是具有无限诱惑力的妖化美女，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让你看清她的面目，只让你看见背影。那背影无论怎样形容其婀娜多姿也不过分，具有看不见的神力、魔力，吸引着你丧失自制的功能，孜孜不倦地追赶着她。你总想看清她的面孔，但你永远也追不上，永远也看不清。她就是这么奇怪，这么讨厌，这么害人，令人陷入痛苦和陶醉。有人认为只有男女相恋的感情才是这样，其实大不为然，还有许多种感情，何尝不是这样？如果不是对于后代有感情，就不会有人植树了；如果不是对于真理有感情，就不会情愿抛头颅、洒热血了。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没有感情呢？他与感情是两块同极对置的磁铁吗？磁铁也只有在同极对置的时候才能相斥，把其中一块调过头来也同样会吸引到一起。邬中是反对感情的，究其实，他难道真是没有任何感情？也许他对同志没有感情，对人民没有感情，对他的父母兄弟可以没有感情，对与他

关系最密切的妻子也可以冷漠无情。但是，所有这些无情都有它的反面，不爱大家就是因为太爱自己；不爱人民就是爱着人民的敌人；不爱美好的事物就是正在迷恋着丑恶的事物。每个人都离不开感情的纠缠。与其改弦易辙去追求郭中的感情，还不如继续保留徐凯的感情。爱一爱他人吧！总比光爱自己好些。徐凯决定我行我素，不被郭中牵引。

对坐无言是难堪的，郭中决定暂时离开这里，约定过一会儿再来。

他走后不久，陈政委回来了，徐秘书密切注意着他走路的动作，如果他心里轻松愉快，那只空袖筒是会摆动的，如果空袖筒直垂着不动，就不要问政委心情如何了。政委走进门，空袖筒底下象吊了一个铅球一样，这铅球因为在心里装不下，分了一部分放进袖筒里。

“什么时候了？”政委第一句话是问的时间。

“九点半了。”徐秘书看看表说。

“我去了几个小时？”

“三个小时，是六点半去的。”

“郭中没有来吧？”

“来了，又走了，等一会儿还会来的。”

徐秘书接过政委手上的皮包，自己拿着，待政委坐下以后，他也在床沿坐下，正要开口问问情况，政委先说了。

“我上当了！”他眼睛发呆地望着前方说。

“……”徐秘书要问的话没有问出来。

“被人家耍了一顿。”

“谁呢？”

陈政委摆摆手，表示叫秘书不要插嘴，他要一直说下去。

“我把文工团范子愚他们交来的材料送去，人家看了，退回给我，说这是保守派搞的。保守派，要保彭其，才把这样的材料送来。我问他们掌握了一些什么材料，他们只是笑，笑得不诚恳，象拿我开心一样。”

“您把彭的失踪，党委委员坐等开会找不到批斗对象这些情况都汇报了吗？”

“汇报了。人家听了也是笑，我不晓得他们笑什么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第一回送给人戏弄。戏弄完了，我到现在还是莫名其妙，只看见人家笑，我一点也笑不起来，好象是……我洗脸没有洗干净。”

“他们肯定得到了重要材料。”

“谁晓得！”

“他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？”

“谁晓得！”

“一定有人搞鬼。”

“谁晓得！”

徐秘书苦苦思索，陈政委默默无言，过了一阵，政委打断了秘书的思路。

“有开水吗？”他问。

“刚送来的。”

“替我泡一杯浓茶吧，我不想动。”

秘书马上去泡茶，但心里还在想着复杂的问题，竟把开水倒多了，漫出了杯子。他泡好茶，端给陈政委，又去找了一块抹布把桌面揩干。

“是文工团捉弄我们了？”徐凯提出猜测。

“他们要这样搞做什么呢？”

“是啊，”秘书同意说，“他们斗彭斗出了成绩应该大肆张扬，应该让兵团党委知道，因为最后决定他们命运的还是兵团党委，瞒着党委，弄些假材料来哄党委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难道他们有两种材料？有用的直接送北京，无用的拿来哄你陈政委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是野心太大？是报复你陈政委？”

“我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？”

“是啊！他们实在没有必要。”

陈政委喝了一口茶，又喝一口茶，看看杯子里的茶叶，放下杯子说：

“小徐，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多疑的人？”

“您不是多疑，是太相信人，太老实了。”

“可是最近我起了疑心。”

“疑心什么？”

“我们兵团好象有一个地下党。”

“地下党？”

“就是讲，除了公开的党委以外，还有一个不公开的领导核心。”

“如果真有这样的事，那是非组织活动。”徐秘书禁不住愤慨地说，“要查明，取缔，采取组织措施，坚决打击！”

“嗨嗨！”陈政委苦笑着摇摇头，“你太简单了！现在的事不能拿平常的老规矩来看，就比如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，各级党委都瘫痪了，书记歇凉了，委员参加群众组织去了，但这个革命还是在党的领导下搞的，这不奇怪了？平常来看，这不合

道理，现在来看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……”他没有说出来。

“这是地方上的事，我们是军队，军队的党委还没有垮。”

“军队跟地方，情况有点不同，道理都是一样，有一个大道理在管住这一切。”

“地方的文化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，我们军队里搞出另外一个地下党来，是谁领导的呢？”

“你晓得他没有人领导？没有人领导，他怎么能直接把东西捅到北京来？谁跟他接头？谁认他的帐？没有人领导，他有那样大的胆子？敢叫我们开不成党委会？”

“这样的话，把党委解散算了！”徐秘书愤愤不平。

“不要充好汉，”陈政委规劝徐秘书说，“不要讲这样的话。我在那里被人家耍笑，你怕我心里不火？有火也要罩住，冒不得的。你以为你是马克思主义，你以为你党性很强，那是你自己以为，别人不承认。”

“我要不跟着您就好了，”徐秘书使着性子说，“那我也到地方上造反去，自己创立一种主义，当头头。”

“乱讲！”

徐秘书只得不再说话了，又给陈政委添了一点水，自己一不爱喝茶，二不会抽烟，白白地坐着，时间很难磨，只得还是找句话来说。

“他们到底得到了一些什么重要材料呢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又要瞒着您，又要叫您来参加斗彭，这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嘛？”

“不会总是瞒着我的，瞒了今天，明天就不瞒了，明天要我

参加斗彭，什么都会晓得的。我还是斗彭那个组的组长呢！”

“要您当组长？”

“组长，木脑壳组长，主持一下会议，怎么斗法，他们有一整套计划，不要我管。”

“那也好，就当个木脑壳组长吧！”

“不行！讲了，要我在斗彭当中接受考察。”

“您带来的材料是保彭的，这个考察肯定不及格嘛！”

“是啊，怎么能及格呢？你帮我想想办法，我怎么考及格呢？嗓子大一些？多骂他几句娘？多喊几句‘你不老实！不老实’？这样能及格吗？”

“把我也难住了。唉！”

年轻的秘书能给陈政委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呢？他当然不行。陈政委只好不为难他了，他准备今夜基本上不睡觉，以便好好想一想。但思路很难集中到怎样接受考察的问题上去，一静下来就容易想起彭其，想起彭其和自己的关系以及目前的难堪处境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要我当组长斗彭其，那些干将算是我的部下，我要服从他们，又要指挥他们，还要受他们监视。他们要杀他，要借用我的刀，刀把上写有陈镜泉的名字，要亮给彭其看。……这是什么考察？大概对我的考察就是这个，看我同情他不？看我跟他暗送秋波不？看我一刀斩得干脆不？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对我的考察，并不要我拿出什么象样的炮弹来，他们已经有了，大概足够了。我的任务就是这样，这个任务比送炮弹还难。我会经不起啊！经不起啊！太重感情罗！……”

“政委，”徐秘书接着他的自语说，“我为您出不了什么主

意，心里只想分担一斤一两，用不上劲，但是我还是想用一点劲试试看。刚才您没有回来以前，我同邬秘书谈了半天的感情问题，他的理论对您可能有点用。我问他，彭司令员倒了，他为什么能一下子就把界限划得那么清楚，他回答说：‘这有什么奇怪呢？这样的事又不是我开的先例，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，这个年代的特点就是这样嘛！你难道还是孔夫子那一套？有些人之间是共事多年的战友，彼此都曾经有过非常信赖的关系，一旦发生了大是大非的矛盾就决不留情面。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，因为是阶级斗争，你死我活的大事。’他能够同司令员划清界限，毫不留情地站出来同他进行斗争，原因就是这样的。您能不能也学学他这样子呢？”

“哼！学他，你想学他吗？”

“政委，”徐凯内疚地说，“我不该说，我是违背自己的心讲这个话的。看您急成那个样子，我也急得心里象猫抓一样，可我只能站在旁边干着急，不能为您分担一点，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，就乱出馊主意，真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。其实，我对邬秘书那样做，一直不能理解，要我学他我学不到。人总是有感情的，不爱别人就是因为太爱自己，要我象他那样只爱自己，对旁人都没有感情，我会僵了，硬了，活不成了。”

“你不要讲这些了，”政委说，“这些话讲得越多，对我当前越没有好处。邬中的话是对的，象我碰到这样的难题，只有照邬中那样才能过得去。他还算是聪明的，能够总结出道理来，我就总结不出；他也算是有本事的，不光能那样做，做过以后心里还不难过，这我也是做不到的。你不要以为他错了，他很有理智，他确实是这个年代的英雄，会要出很多这样的英雄，

你看吧！”

他们正在说着，邬中撞了进来。

“政委！”邬中立正行了一个礼。

“你坐吧！”政委指了指沙发。

邬中坐下，因不想谈更多的问题，便抢先提出话来请示，打算请示完了立刻就走。

“政委，您自己来了，小徐也来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呢？”

“你怎么一坐下就提回去的事？”政委略有不满。

“我看着……”邬中看看表，“时间不早了，您要休息，我不好久坐，所以……”他很快就找到了理由。

其实政委也并不想留他多说，便开门见山提出了早就想找他了解的问题。

“你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带来一些斗彭的材料？”他问。

“我？没有啊。”邬中并不惊慌。

“没有？”政委不太客气。

“是没有啊！”看来邬中是早就胸有成竹了，“只是……我出发的时候，江部长交给我一包东西要我带给首长，我也没有问是什么，估计是吃的吧？”

“文工团有人到北京来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还有什么问题，讲吧！”政委显然不想从他嘴里问到什么东西了。

“我没有别的问题了，”邬中也巴不得这样，“就是刚才我请示的，我现在能不能回南隅去？”

“回去，回去！”政委朝门外把手一挥，干脆利索地答复